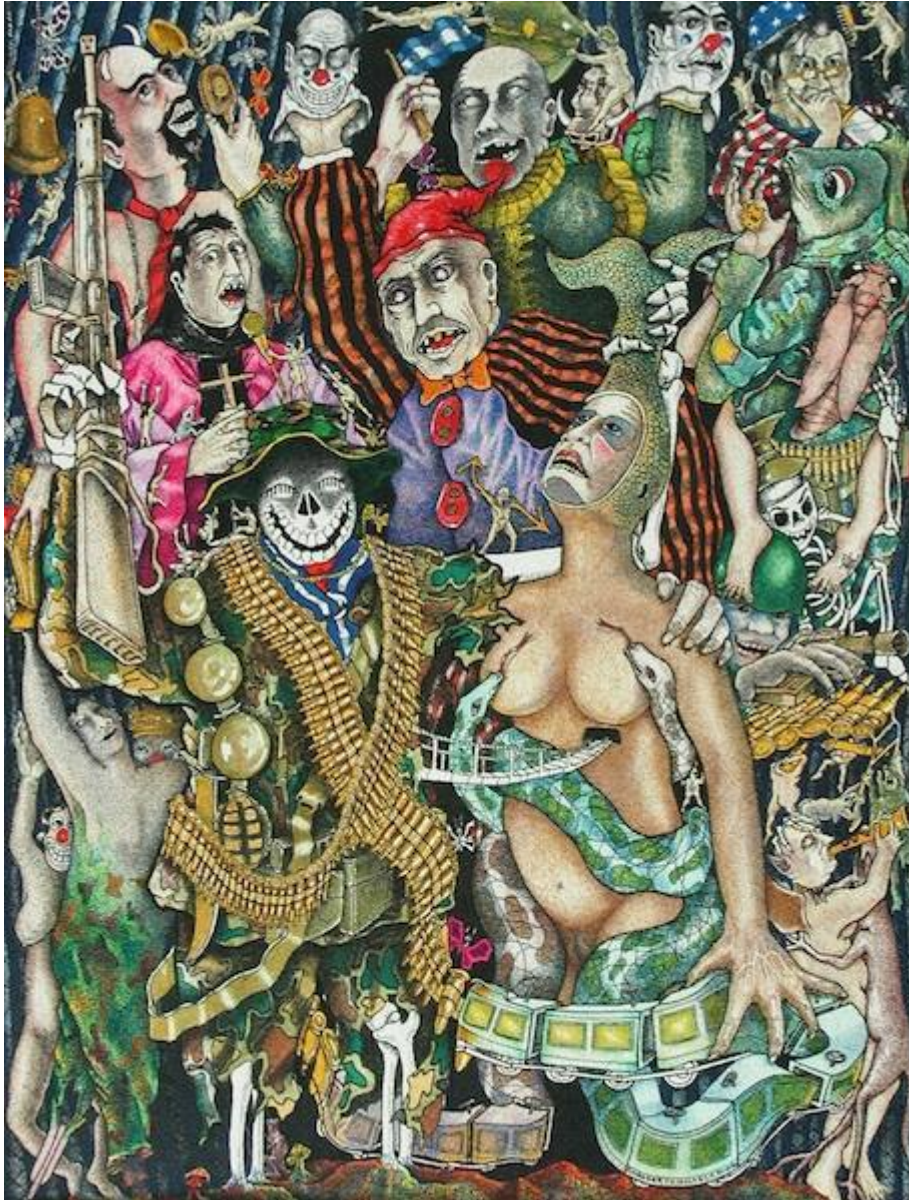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4年，本研究所发布了两份重要报告：一份是题为《极化帝国主义：危机四伏的腐朽新阶段》的**研究**，另一份是第72号**汇编**《世界秩序之激荡》。二者共同提出了五大观察要点：

1. 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已进入更具侵略性的新阶段，我们称之为“极化帝国主义”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美国主导全球秩序，搭建了900多个海外基地组成的军事补给网络，提出“**全球北约**”的概念，通过美国-北约军事集团解决北大西洋地区以外的政治争端，同时利用单边强制措施、信息战、新型监视活动、以法律战使异议非法化等**混合形式**进行权力投射。我们认为，全球北方作为这种极化帝国主义的推手，其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相对衰落。
2. 美国仍然是我们称之为“全球北方”的、统一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核心霸权力量。我们认为，西方大国之间并非多极化的、帝国主义势力相互竞争的关系，而是由美国主导的、军政经一体化的“**北约+**”集团裹挟其余西方势力。这个由美国主导的集团试图控制全球南方、遏制任何威胁，**中国的崛起**便在其中。
3. 极化帝国主义阵营旨在维持其对全球南方的新殖民控制，确保对欧亚大陆新兴势力（中国和俄罗斯）的战略主导。通过“**北约+**”集团及其对**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**等主要金融机构的控制，美国试图压制国家主权，抵抗任何对其利益的挑战，从**乌克兰**发生的战争和**加沙**种族灭绝中便可见一斑，从美国退出任何约束其权力的多边协议中也清晰可见。美国退出了一系列关键军控条约，其中包括在2002年退出的《反弹道导弹条约》以及在2019年退出的《中程导弹条约》，同时还在2026年退出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。
4. 对于由美国领导的“**北约+**”集团而言，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、逆转世界经济中心从北大西洋向亚洲**转移**。我们的研究强调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（PPP）计算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，以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为首的全球南方已经超越了全球北方，因此对西方的经济霸权已然构成切实的威胁。我们指出，新兴势力正在挑战对原材料、科学技术和金融的**控制权**，引发“**北约+**”集团的战略反应。当全球南方希望优先关注和平与发展时，全球北方却试图将战争强加于世界。
5. 当前阶段，帝国主义可能加剧冲突，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。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衰落，军事力量和混合手段已成为其试图维持全球影响力的核心工具。这增加了大规模暴力和对抗的风险，危及全球和平，**加速**气候灾难，威胁全球南方各国人民的主权。

极化帝国主义是我们的研究重点。我们当下所目睹的，正是超速运转的极化帝国主义。



《儿童战斗员的手工制品》，西蒙·本尼迪克特·塞塞（塞拉利昂）作于2000年。

2026年1月3日，美国**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**的同一天，法英战机轰炸了叙利亚巴尔米拉附近山区的一处地下设施；就在几周前，美国还轰炸了尼日利亚索科托州的村庄。这些攻击均以打击某种形式的“恐怖主义”为旗号，却没有一次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**授权，违反了国际法**。这些事件无非是“北约+”集团通过无可防御的致命军事行动对全球南方彰显权利的例证，也都证明了在腐朽的极化帝国主义之下，世界危机四伏、硝烟滚滚。

2024年，全球年度军费开支**达到2.7万亿美元**，预计到2035年可能达到4.7万亿至6.6万亿美元；若按6.6万亿计，则几乎是冷战结束时军费开支水平的五倍，也是2024年的2.5倍。同一份报告估计，要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，十年间只需要2.3万亿至2.8万亿美元。当前，超过80%的军费开支源于“北约+”成员国；其中，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军费开支之最。如果在毁灭性武器上所斥不菲，那么不可能不具备摧毁世界的 ability。“北约+”集团这种武力恐吓的能力，其他国家均不能及。



《书架（二）》，基鲁贝尔·梅尔克（埃塞俄比亚）作于2019年。

本研究所近年来发展的第二个关键概念是全球南方的**新气象**。我们认为，由于近期经济再平衡，一些国家能在受制几十年后拥有更多空间、主张国家主权，亚非大陆尤为如此。例如在**萨赫勒地区**，布基纳法索、马里和尼日尔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（AES）；针对南非在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，若干国家作出反应；从**印度尼西亚**到**刚果民主共和国**，各国努力在原材料的基础上提升产品附加值，而非直接出口未加工产品。这些实例表明，以中国为首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通过各类组织，检验其对抗“北约+”权威、主张自身权力的能力。不过，我们这里的关键词是“气象”：这种新的深层联结正在经历考验，但尚未对西方集体构成十足挑战。



《当代战争》，奥比·普拉顿（罗马尼亚）作于2015年。

在委内瑞拉遇袭前数小时，马杜罗总统曾在加拉加斯会见中国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，双方就2025年12月10日发布的**第三份《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》**开展对话。中国政府在文件中申明：“作为发展中国家、全球南方的一员，中国始终同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的全球南方同呼吸、共命运。”会上，中委双方研讨600余个双边合作项目以及约700亿美元的中国在委投资。马杜罗与邱小琪在会谈后合影，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、并在委内瑞拉电视台播出。随后，邱小琪与中国驻委大使蓝虎、外交部拉美和加勒比司高级官员刘波、王昊一同离开。几小时后，加拉加斯遭轰炸。

袭击发生后不久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：“美方的这种霸权行径，严重违反国际法，侵犯委内瑞拉主权，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与安全，中方坚决反对。”除此以外，能做的有限。中国尚无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击退美国极化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。中国与俄罗斯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可观军事能力，但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两国总和的两倍，因此中俄两国主要拥有守卫本国边境的防御性力量，但全球军事影响力仍不及美国。

近期事件表明，全球南方新气象目前仍旧脆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气象已被彻底击败。全球南方对美国违反《联合国宪章》的谴责迅速而密集。新气象依然存在，只是有其局限性。



《无题》，阿布迪亚（科特迪瓦）作于2018年。

本研究所发展的第三个关键概念是**特定类型的极右翼**。这些极右翼势力已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政府殿堂中迅速登场，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攀升速度更是迅猛。我们认为，其兴起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：

1. 于信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财政审慎政策、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，社会民主党人未能解决严重的失业、社会失范与犯罪危机。
2. 大宗商品价格崩溃，社会民主力量对国民收入增加实行再分配、针对饥饿和贫困等最紧迫问题制定适度社会福利政策，从而掀起“粉红浪潮”。极右翼分子的部分敌意正源于此类收入再分配计划，声称这些计划对中产阶级不公。

3. 包括毒品交易在内的犯罪率上升问题困扰着西半球工人阶级，而社会民主党人、乃至在地方执政的左翼未能解决这些问题。
4. 特定类型的极右翼用腐败的话语武装自己，系统性否定中左翼和社会民主党人物的合法性。这种法律战体系营造了一种高度道德化的反政氛围，加深了人们对秩序和惩罚性司法的威权式渴望，却无任何结构性改革。
5. “恐惧政治”是人为制造的文明危机，其典型特征包括对“性别意识形态”的恐惧、将城市黑人青年种族化视作威胁（如此一来，警察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便属正常、在意料之中）、原住民的土地诉求以及环保主义者的要求。特定类型极右翼围绕保护传统、恢复原有生活方式，抓住了足够多民众的需求，仿佛侵蚀社会的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毁灭之火，而是女权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。
6. 大量资金通过西班牙的“马德里论坛”（Foro Madrid）等右翼平台从全球北方注入全球南方，为福音派和新数字虚假信息生态输送燃料。
7. 通过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，主导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（SWIFT）这样的全球金融系统，以及直接的军事力量和恐吓，美国直接干预全球全球南方。

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，特定类型的极右翼曾是帝国主义的破潮之道。西蒙·玻利瓦尔（Simón Bolívar）提出主权思想，由乌戈·查韦斯（Hugo Chávez）接续，并在“粉红浪潮”中得到表达。而在“粉红浪潮”褪却，一股**怒潮**汹涌而起：我们从查韦斯（委内瑞拉）、埃沃·莫拉莱斯（Evo Morales，玻利维亚）、内斯托尔·基什内尔（Néstor Kirchner，阿根廷）转向了雅伊尔·博索纳罗（Jair Bolsonaro，巴西）、哈维尔·米莱（Javier Milei，阿根廷）、丹尼尔·诺沃亚（Daniel Noboa，厄瓜多尔）、何塞·安东尼奥·卡斯特（José Antonio Kast，智利）和纳伊布·布克尔（Nayib Bukele，萨尔瓦多）。



《1月7日胜利日》，贝奇·松（柬埔寨）作于1980 - 1985年。

本研究所发展的、有助于塑造思维方式的第四个关键概念是**未来**——不仅是“社会主义”的目标，更是指感知到这种未来的“希望”。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思想沉溺于永恒、丑陋的当下，而是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可能性，要为更美好的世界斗争。特定类型的极右翼借“成功神学”之手代表未来；但实际上，它只能将左翼描述为过去的代表，让我们永远困于通货紧缩、战火纷飞的当下。我们2026年5月将发表的第100期汇编将深入探讨这一概念。我们期待与诸位分享。

正如克瓦米·恩克鲁玛常说的：“永远向前，决不后退”。

热忱的，

Vijay